

## 廖錦榮先生訪問記錄

受訪時間：2013年12月12日，

13:00-15:30

受訪地點：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二段廖宅

訪談人：江志宏

紀錄：陳世芳



### 受難人資料

受難人/案件/判決書年齡	職業/經歷	刑期	與受訪者關係
廖錦榮 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竹南支部曾文章等人案 26	商	有期徒刑13年 褫奪公權10年	當事人
案情概況	廖錦榮先生， <sup>1</sup> 於1925年10月28日出生，苗栗三灣人，據保安司令部及國家安全局等情治單位檔案指稱因涉「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竹南支部曾文章等人案」而被逮捕，後經判決有期徒刑13年，褫奪公權10年，於1950年4月入獄，1963年4月出獄。		

### 家世背景

我家住在靠近苗栗頭份獅頭山的三灣<sup>2</sup>鄉下。三灣鄉在苗栗縣的最北端，在中港溪的中流，東邊就是南庄鄉，這裡主要是丘陵地帶。早期大陸人移民過來，主

<sup>1</sup> 目前蒐集到有關廖錦榮的相關資料，包含如臺灣省保安司令部 39 年 11 月 5 日判決 (39) 安澄字第 0245 號判決書。

<sup>2</sup> 三灣的地名由來，是因為中港溪流經此地連續繞三個大灣，並沖積成大片平原，此即為先人最初開墾落腳之處，後依序命名為內灣、二灣和三灣。

要是從中港<sup>3</sup>登陸，再沿著中港溪逆流而上，經頭份、內灣而到三灣，所以在三灣有一個對大陸貿易的中心，產品從海邊運到三灣，再從三灣抬到南庄去賣。

我們的祖先是客家人，和桃園觀音的廖家是兄弟。祖先以前從中港登陸，之後來到三灣。祖先腦筋十分靈活，來到三灣的時候不做農，而是做點心和粿去賣，他們是研判到南庄開發的人總要吃點心，所以一定會有市場。到我祖父的時候當了漢醫，賺到一些錢。我爸爸名字叫做廖仁生，在三灣鄉農會當了十幾年的總幹事，後來還當了村長。在日治時代，我們家算是小康的家庭，也算是比較幸福的家庭，家裡有前堂、後堂，中間有中庭，山上面有槍塔，那是用來保護家園的塔。我們還有自己的田地，大部分租給佃農，米就賣到南庄去，那時候也賺了一些錢。此外，小時候家裡還做過輪胎材質的鞋子，穿這種鞋子走起路來會有叭答叭答的聲響，那時候三灣是當作中繼站，早上三、四點鐘的時候運送產品出去，傍晚才回來。

日治時代，臺灣人要讀到商職畢業十分困難，三灣大概兩三屆裡面才會有一個考上。我們家族在教育方面還算有點成就，我叔叔那一輩有好幾個讀到中學校、師範，後來也有讀到大學畢業的，畢業後也有做醫生的，堂叔就是個醫生。這是因為我祖父當漢醫，賺了一些錢，後來成立一個基金，廖家的人沒有錢讀書，向我祖父拿就有。那個基金一直到三七五減租時才被拿掉了。

我爸爸總共有九個孩子，我叔叔也有九個孩子。過年時，大家習慣一個人帶一本書來交換看，加起來差不多有二十本書可以看。因為祖父對教育十分重視，所以我們家族比較起來算是幸福。我家裡的經濟狀況供應讀書沒有問題，就算沒有錢的話，也可以從基金裡面拿。以前三灣鄉鄉長廖上烜<sup>4</sup>等人，都是從基金裡面拿錢出來念書。我堂叔在日本讀到大學畢業，回來在苗栗客運當經理，1929年到

<sup>3</sup> 今竹南。

<sup>4</sup> 廖上烜，日名福永武夫，新竹州竹南郡三灣庄人（今苗栗縣三灣鄉），1912年10月21日生。新竹高中第五屆畢業，日治時期任三灣庄役場助役。戰後任臺灣物產經建公司管理人、新竹縣農會理事及苗栗縣農會第一屆理事。1946年1月受任為接管時期三灣鄉鄉長，當選新竹縣參議員。1946年4月任第一屆三灣鄉長，辭新竹縣參議員職，職缺由徐龍耀遞補。1949年1月當選連任鄉長。1951年11月1日當選公民直接選舉第一屆鄉長。1953年10月31日鄉長任滿，至苗栗縣政府擔任縣長賴順生之機要秘書。1954年8月15日賴縣長任滿，調任自治指導員，1955年改任南莊鑛業公司總經理，同時擔任獅頭山勸化堂常務監事。1960年任苗栗縣長林為恭的機要秘書兼安全室主任，1963年3月改兼業務檢查室主任，1968年6月卸任，獲聘擔任臺灣省農林公司顧問兼三義茶場場長，至1985年退休。2000年逝世，享年89歲。參閱自財團法人陳運棟文教基金會總編纂，《三灣鄉志》（苗栗縣三灣鄉：苗栗縣三灣鄉公所，2005），頁552-553。

1933年間，苗栗客運倒了，後來是靠我堂叔讓公司起死回生。

基本上，我完全是受日本教育，讀到開南商業學校畢業<sup>5</sup>，剛進去的時候學校叫做臺灣商工，後來才改成開南商工。日治時代，日本人曾派一批體操老師過來臺灣，他們是1940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日本選手，派過來臺灣選拔體操選手，我被選出來訓練，我的身體協調性和動作都很好，所以後來就有一些體操底子。我對體育有興趣，身體也是蠻強壯的，客家人都有練武，我家裡面也有武館。開南高業學校畢業後，我先在糖廠做事。

在我們村庄裡有一兩個比較有左傾的思想，很早就看一些左傾的書，我在17歲的時候也看過這些左派的書。會看這種書也是有原因的，我一個後來在當校長的堂叔蘇勝賢，他有三個大書櫃，大概有三千本藏書，有些書在日本時代可以公開閱讀、做學術研究，所以我看過日文版的馬克思的《資本論》，那本書談起經濟學十分客觀，所以很有魅力，經濟現象從那個角度去理解很好。日本時代那麼嚴格還是可以公開看這些書，這些書寫得真好，用來解釋現在的經濟現象也通，就像現今階級差別越來越明顯，無論怎麼想就是無法脫開這個軌道，物質基礎上的政治、經濟都是一樣。我17歲開始看這類書籍，可以說有點早熟。

## 被逮捕的經過

我的個性較具正義感，所以在村裡比較活躍。那時候村裡有叫做曾阿定<sup>6</sup>的老人家，他有三個兒子，其中一個叫做曾坤義，<sup>7</sup>光復之後做了村長，我和他在日治

<sup>5</sup> 1917年，日本「東洋協會臺灣支部」向臺灣總督府申請設立「臺灣商工學校」。創校的校長由總督府的「殖產局局長」擔任，師資多來自總督府的官員。1927年，東洋協會自日本請來教育專家佐多萬之進先生綜理校務。當時學校的軟硬體各項設施，一半由總督府撥付，一半則由地方紳商捐獻（如辜顯榮先生、林本源家族、顏雲年先生等）。1939年，由於日本「南進」策略如火如荼開展，培植開拓南洋的工商人才更形迫切，於是增設「開南商業學校」「開南工業學校」兩所甲種學校，目的在培養更多利於日本「開」拓「南」洋的工商人才。

<sup>6</sup> 地方志記載曾坤義父親為曾天生，母親為蕭阿妹。參閱自財團法人陳運棟文教基金會總編纂，《三灣鄉志》（苗栗：苗栗縣三灣鄉公所，2005），頁561。

<sup>7</sup> 曾坤義，新竹州竹南郡三灣庄人（今苗栗縣三灣鄉），1897年8月27日生。自幼追隨土木建築請負業者（今土木包工業），實地習得相關技能，曾經營雜貨商。1918年自行開業，承包官廳民間等之建築工程。1946年3月1日、1948年5月1日、1950年10月1日分別擔任三灣村第一、二、三屆村長。1953年2月21日、1955年2月21日、1958年2月21日分別擔任苗栗縣議會第二、三、四屆議員。1958年9月、1961年1月、1963年1月分別擔任竹南水利會三灣小組第一、二、三屆小組長。1961年1月任竹南水利會第二屆評議委員，1963年6月任竹南水利會第四屆會員代表。另曾任三灣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長理事、第百生命徵兵保險株式會社三灣代理店主管、三灣初級中學家長會長等職。1970年逝世，享年74歲。參閱自財團法人陳運棟文教基金會總編纂，《三灣鄉志》，頁561。

時代有些嫌隙。日治時代警察的權力非常大，這個人當時和一個姓溫的警察結合起來，包下三灣到后里大橋的所有牛車，名義上說是奉公，實際上是要賺錢，所以大家對他非常不滿。有一天曾坤義透過日本警察抓了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子，我在地方上來說算是比較有名氣，所以就去保他出來。因為保了他們想修理的人，所以也因此結下了樑子。

光復以後大家挾怨報復，許多人就找了機會打曾坤義。到1947、1948年的時候，曾坤義當了村長。後來白色恐怖時期開始抓人，有一個與劉雲輝有關的竹南的案子，<sup>8</sup>我因為日治時代保了曾坤義要整的人，所以他懷恨在心，雖然我跟這件事毫無淵源，還是無端被牽扯。當時曾有一個小偷問我要不要買槍，結果就從這裡連出來全部是偽造的案子。本來只是一個小偷賣槍，後來就說有意購買的就是共產黨，拿這個當誘因，誰有意思買槍就檢舉誰。

特務一聽到檢舉的消息，就覺得又有賺錢的機會，所以就開始抓人。從竹南開始抓人之後，三灣的一批人聽到風聲，譬如說孫阿泉、<sup>9</sup>江添進<sup>10</sup>等人就跑掉了，這些人跑掉之後，他們就到處去問誰和這些人有來往，所以很快就到我家抓人。我還記得被抓的那天是1950年4月12日，當時的恐懼感到現在還是沒辦法忘掉。

## 審問過程中被刑求

被抓之後，我一開始被送到保安處，特務直接就說我有參加孫阿泉的組織，我說哪裡有。孫阿泉不可能是吸收我的人，但因為我一個遠房姑姑是他的小三<sup>11</sup>，這件事情被特務當成有力的證據，所以才知道要來調查我。我堂姑的年紀比我大四、五歲，孫阿泉也是大我四、五歲，他們兩個以前在三灣鄉農會裡面當職員。

保安處原來是一間廟堂，日治時代叫做東本願寺。我被囚禁的監房對面是女

<sup>8</sup> 是指臺灣省工委會所屬竹南地委會竹南支部，劉雲輝曾擔任支部書記。

<sup>9</sup> 孫阿泉，涉嫌「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竹南支部曾文章等叛亂案」，竹南鎮支部於三灣小組第一小組領導人。

<sup>10</sup> 江添進，涉嫌「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竹南支部曾文章等叛亂案」，隸屬於銅鑼支部。江添進，新竹州竹南郡大坪林庄人（今苗栗縣三灣鄉），1918年5月17日生。1935年大河底公學校第二屆畢業，1941-1942年任大河國民學校助教。戰後任三灣鄉公所職員。1949年間參加共產黨組織，在三灣地區進行反政府宣傳及擴展組織。1949年12月身份暴露開始逃亡，1953年2月19日逃亡過程中拒捕遭擊斃，得年36歲。參閱自財團法人陳運棟文教基金會總編纂，《三灣鄉志》，頁599。

<sup>11</sup> 廖錦榮說，堂姑當孫阿泉的小三，在客家人社會裡是一個天大的錯誤。

人房，裡面關了蔡瑞月，<sup>12</sup>當時這裡已經是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，以前是保密局。<sup>13</sup>從中國大陸撤退過來的特務，沒有歸所的就到保安處。聽說那裡面還有個鹽酸池，被丟進去的話身體都沒有了。

因為我不接受威脅，不願招供，所以我在保安處遭到刑求，主要是電、老虎凳兩種。刑求過程很可怕，如果不說出口供就打，昏厥了就澆水。臺灣應該沒有幾個像我這樣始終沒有招認，怎麼被打都不招認，後來判決書上寫說廖錦榮沒有口供。<sup>14</sup>這真的很不容易，臺灣的受難者裡面，我被刑求程度應該算是很嚴重的。

談到刑求，現在想起來晚上還會睡不著。到目前為止，不管是自然科學、人文地理的訊息我都可以看，但是一看到電，瞬間我就幾乎變成白痴，這是因為那時候被用電刑求的恐怖情況所造成。另外，站起來被電燈照我也會感到害怕，那種情況現在想起來還十分恐懼，我的口袋裡面也從來不放像手機這類有電的物品。

第一次受刑是用電線綁住我兩手的大拇指，然後通上高壓電，那時候可以感受到眼睛裡面發出叭叭叭的聲響。我連續被整了三個多小時，後來一看到電就怕，頭腦就一片空白。而且受刑的時候，一站就是幾個小時，所以我一站起來就不能

<sup>12</sup> 蔡瑞月，臺南市人，1921年2月8日生。1937年臺南第二女高畢業，1938年從高雄搭船赴東京，入石井漠舞蹈專門學校，1941-1945年隨石井綠舞團赴日本各地巡迴演出，隨著日軍攻佔南洋各國，則分赴南洋各地勞軍演出。1946年春從日本回臺南開設蔡瑞月舞蹈藝術研究所，並正式教舞。1947年5月20日與臺大教授雷石榆結婚，1948年3月28日獨子雷大鵬出生，同時創作原住民主題舞作「水社懷古」，成為臺灣首部以原住民為題材的舞作。1949年2月在中山堂舉行「假如我是一隻海燕」新舞發表會，以其夫同名詩為靈感，表現舞蹈與詩歌結合的跨界藝術創作手法。6月1日傍晚丈夫雷石榆在家門口被拘捕至保安處，9月8日被驅逐出境，數月後亦受牽連入獄，在保安處、內湖監獄及綠島關了三年。1953年出獄，成立蔡瑞月舞蹈藝術研究社，設址於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48巷8、10號，從事舞蹈教學、創作、演出，引介現代舞新觀念，為臺灣舞蹈累積豐富的創作資源。1957年將研究社改名為中華舞蹈藝術研究所，同時有感於兒童在舞蹈上缺乏訓練，首創兒童舞蹈團。1970年5月為紀念舞蹈教育三十週年，推出由臺灣人製作的芭蕾舞劇「羅密歐與茱麗葉」。1983年取得臺北市警察總局核發的良民證，隨兒子移民澳洲，舞蹈社則交由媳婦蕭渥廷主持。1989年舞蹈社向西的區塊遭女法官率同警方與拆除大隊強制拆除，完全不理會人民與市府達成的協議事實。1990年6月下旬與其夫雷石榆在中國河北保定團聚。1994年法院判決舞蹈社應於10月8日拆除。在舞蹈界、劇場界與藝文界的奔走陳請下而延緩拆除，12月25日陳水扁就任臺北市長後將其規劃為藝術特區。1997年導演黃玉珊完成蔡瑞月的生平紀錄片《海燕》，12月12日從澳洲返臺進行舞作重建。1998年行政院文建會出版其口述歷史及攝影集《臺灣舞蹈的先知：蔡瑞月口述歷史》、《臺灣舞蹈。e娘：蔡瑞月攝影集》。1999年10月26日臺北市府市政會議決議將舞蹈社列為市定二級古蹟。10月30日凌晨近二時，舞蹈社遭人蓄意縱火，臺灣現代舞發展文物均付之一炬。2003年12月底舞蹈社重建完成，2005年5月29日逝世，享年85歲。2007年5月13日舞蹈社在浴火後重新以「玫瑰古蹟」的形式開館。參閱自蔡瑞月口述，《臺灣舞蹈的先知：蔡瑞月口述歷史》（臺北：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，1998年）。

<sup>13</sup> 受訪者提到此處原來是保密局，但時間對照上應有錯誤的，待查證。另根據國防部官方的記載，保密局在1950年恢復正式編制，1955年改制為國防部軍事情報局。參閱自中華民國國防部官網，<http://www.mnd.gov.tw/publish.aspx?cnid=143&p=97>，引用日期：2014年4月28日。

<sup>14</sup> 判決書上寫「陳紹英供認與徐龍耀、廖錦榮受匪孫阿泉之誘惑」，沒有廖錦榮認罪之口供。

講話，講不出來，到現在還是這樣子，我想應該是神經受損了。

除了被電刑之外，我也常被反吊，就是雙手朝身體後方吊起來，吊的時候用細繩綁在兩個大拇指上，把整個身體吊起來，這種吊法違反人體力學，所以最後手都壞了。我年輕時候單槓做得多，所以剛開始還好，他們知道我有底子，就特別對我多下點功夫。那時候一次大約吊一個鐘頭，然後放下來停一下再吊，吊到最後人暈過去，就用水潑一潑，再拉進去監房。有一次我被吊到一半掉了下來，手指的皮掉了，然後肩膀啪的一聲，肩胛骨扭到，所以每次一變天，我肩膀關節的地方就像是鑽子在鑽一樣痛。接連幾次以後，只要守衛說廖錦榮晚上沒有送你的飯，我就知道晚上要被拉出去打了。那個恐懼感你只要想像一下，就知道很恐怖。後來我一直自己做復健，加上本來身體就好，所以肩膀和手臂就慢慢復原，不過現在只要天氣一變還是會很痛。

在保安處的時候，還遭到用老虎凳刑求。老虎凳就是以前的長條凳子，先坐在凳子上把大腿綁緊，接著在腳跟和凳子中間塞進一塊磚，一個小時後就換成兩塊磚，再一下子就三塊磚。磚塊是放在腳跟處，大腿被緊綁在凳子上，所以小腿就硬生生被翹彎起來。他們知道我的彈性很好，特別給我下工夫。後來被送到軍法處的時候，我腿上都還留有磚頭的痕跡。

由於一直被刑求，所以在保安處的日子一直迷迷糊糊，待了多久並不太清楚，大概是四、五個月吧！9月份就到軍法處去了。雖然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口供，但這個竹南的案子，還牽涉到陳紹英<sup>15</sup>和一個醫生徐龍耀<sup>16</sup>。陳紹英被抓去打了三天，

<sup>15</sup> 新竹州竹南郡三灣庄人（今苗栗縣三灣鄉），1925年2月13日生。1931入三灣公學校，1937年4月畢業。擔任新竹州立衛生課三灣瘧疾防治所工友。1938年8月20日入大阪鐵工技術養成所學習，11月1日到大阪製作所上班。1939年2月1日到西村製作所上班，4月1日半工半讀插班就讀城東商業學校夜間部。1940年4月插班就讀東京中野中學（今明治大學附屬中野高校）四年級。1942年3月中學畢業。4月16日搭伏見號回到臺灣。1943年2月5日再度離臺赴日，4月1日到中野商店工作，4月5日進專修大學夜間專門部就讀。1945年2月1日徵召服陸軍役。1946年3月8日返臺，任職展南拓殖株式會社之糖業監理委員會專員。1949年5月任三灣鄉農會總務股長。1950年4月13日上午九時到竹南區署警察所刑事組報到後遭特務刑求，之後轉送保安司令部，8月26日移送軍法處，11月5日判有期徒刑13年。1951年5月17日移送綠島。1953年5月29日移送國防部軍人監獄，1961年10月15日再移回綠島，1963年5月12日與難友徐龍耀一起出獄。2003年由秀英書局出日文版《外来政權压制下の生と死：一九五〇年代臺灣白色テロ、一受難者の手記》，2005年由玉山社出版漢文版的《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》。2010年4月30日逝世，享年八十六歲。參閱自陳紹英，《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》（臺北：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2005年6月）。

<sup>16</sup> 新竹州竹南郡三灣庄人（今苗栗縣三灣鄉），1914年4月20日生。關西街石光公學校畢業，畢業後進入高等科，二年後畢業。1931年至關西街樹德醫院當藥童，1935年考取「甲種開業醫」執照（待考，未讀醫學校不可能考「甲種開業醫」），往臺北赤十字病院實習，1940-1942年任新竹州地方法院公醫。1941年在三灣庄開設存德醫院。1946年4月14日因廖上烜任三灣

就承認自己有參加，其實他並沒有。陳紹英的口供是被打出來的，他的口供裡寫著孫阿泉吸收了我們三個，所以特務就根據這份口供咬住徐龍耀，再咬住我。徐龍耀是醫生，被抓的時候還在當議員，他被打兩下就招認了。我一直都沒有承認，但是因為陳紹英招認了，所以我被判了13年有期徒刑。<sup>17</sup>

我出來之後，有聽到幾個自首的人講，我們三個和這個案子毫無關係，軍法處也知道我們幾個人是冤枉的，但是沒有辦法，軍法審判以後就沒有複審機會了。徐龍耀關了13年，出來以後繼續做醫生，後來得大腸癌死掉了，出來之後也沒有什麼連繫。其實我們的案子特務很清楚，整件事根本就是子虛烏有。陳紹英出來之後開資訊室，他日文很好，這些通通沒有了（過世了）。

事實上，張南輝這個人我看都沒看過，曾文章是有看過，那個時候是一起被抓起來的。曾文章是被共產黨勾上，他的案子牽連二十幾個人，那時候有個在中學教書的老師孫欽最可憐，他是一個外省人，被打得好厲害，打到腳腫到不能走，最後應該是被判無罪出去了。劉雲輝<sup>18</sup>看起來是和共產黨有點關係，但我沒有接觸過。後來三灣有三個人出來自首，都說是劉雲輝吸收的。那個時候舉發一個人可以領很多錢，所以有人拼命的舉發，不是共產黨也變成共產黨。國民黨辦事情一向就是用錢，很多無辜的人就是因為錢的關係，而受到無妄之災。從槍的事情開始，張增傳這個人被槍斃掉了。

---

鄉長而遞補為新竹縣參議員。歷任三灣村長、三灣鄉衛生所公醫、三灣鄉農會理事、三灣鄉調解委員會委員等職。1950年4月15日清晨被拘捕至竹南警察分局，始知有人指控其參與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組織，11月5日判有期徒刑13年。1951年5月17日移送綠島。1963年5月12日與難友陳紹英一起出獄，回鄉繼續經營存德醫院。1997年6月30日逝世，享年84歲。參閱自財團法人陳運棟文教基金會總編纂，《三灣鄉志》，頁560。

<sup>17</sup> 陳紹英曾為此事在電話中跟廖錦榮說：「對不起！」廖先生說：「其實不需要，我們都是在專制統治下的難友。」參閱自曹欽榮，〈自信的人生——敬悼陳紹英先生〉，《大紀元》，2010年4月30日，<http://www.epochtimes.com/b5/10/4/30/n2892689p.htm>，引用日期：2014年4月21日。

<sup>18</sup> 新竹州竹南郡頭份街流水潭人（今苗栗縣頭份鎮），1920年生。頭份公學校畢業，讀兩年私塾學習漢文。1936年在花蓮港開業的醫生處當藥童，1938年到黃姓家做長工，1940年到頭份街役場（今鎮公所）教育科上班，教不會講日本話的人講日本話。1942年到竹南郡役所當助手。1943年當志願兵，到臺北六張犁的志願兵訓練所訓練六個月，再被調到步兵第三部隊訓練三個月，再從高雄港搭乘阿拉伯號開往南洋，在印尼雅加達停留兩個星期，再坐火車到蘇門答臘，負責警備補給船的安全。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被送往巴里島的兵站，再送到新加坡一個月，再換搭美軍登陸艇Libert's號回臺灣。戰後任頭份鎮公所兵役課職員。1948年4月間由陳福星介紹參加臺灣省工委會，擔任工委會所屬竹南地委竹南支部書記。之後由陳福星勸其到調查局苗栗站自首，在調查局待了一時間，最後領到一張「自首證」而回家。但其妻因其參加省工委會而被抓去臺北關了一年多。參閱自藍博洲，〈頭份流水潭青年劉雲輝的紅色歲月〉，《客家》，第72期（總第95期，1996年6月1日），頁52-58。

## 監禁過程

軍法處判我13年後，先被送到新店軍人監獄，後來再送到綠島。軍人監獄的生活比較沒什麼特別，在那裡待了差不多二年就被移送到綠島。我們是到基隆港坐船過去，那是一艘老船，聽說是運鐵砂的船，把我們運往綠島後沒有多久就沉掉了。

到了綠島，我被編到第七隊，第七隊就是最慘、死最多人的那一隊，抓起來又逃掉的人很多。我去的時候剛換了一位姓譚的隊長，聽說之前那位姓劉的隊長很厲害，還好是換了隊長，不然不知道會有什麼遭遇。

我在綠島的也一樣受到刑求。那時候我29歲，他們在裡面對我重審，用打的、逼的，問我是不是要暴動，帽子就給我扣下來，真是恐怖。那時候我的體格很好，不太愛講話，所以他們懷疑我是重要的幹部。但事實上我根本沒有參與什麼，學歷也只是商職畢業，在裡面並沒有什麼特別。1953年4月12日我在綠島裡面又被抓起來放到碉堡，會記得這一天，是因為我一開始被抓的日子也是4月12日，但出來的日子我就不記得，已經被關得迷迷糊糊的。

綠島的碉堡現在還在，海邊也有、山上也有。碉堡都是水泥建造的，上面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芒草，碉堡裡面就只有一個小窗口。被關的時候，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都在碉堡裡，有個便桶可以拿出去倒。我在碉堡裡頭五個多月不能洗澡、不能刷牙，所以我牙齒就從那時候開始壞掉，現在一刷牙就會想起那五個月沒有洗澡、刷牙的事情。

除了牙壞掉之外，全身皮膚也都爛了，皮膚病問題影響到現在，擦藥一直擦不好。胯下的地方一直好不了，嚴重的時候還會出血，皮膚科醫生給我大量的藥治療，三天就給我八盒的藥。有時還會起一個一個的疹子，晚上睡覺不知不覺會抓到流血，到現在一直沒有好。回來過了差不多二十年，日本出了一種藥「すかぼうる」，還可以壓制一下，但後來變成禁藥，現在想擦「すかぼうる」也沒有了。我後來到處看病，有一個嘉義皮膚科的藥，擦了雖然可以緩解癢的感覺，但也是無法根治；長庚的蕭醫師說，這種情況可能要用雷射治療才行，不過雷射治療好之後，可能還會復發。這種皮膚病生根之後，就沒有辦法了。

在碉堡五個多月，真讓我覺得可怕。在那裡也是一樣，如果一聽到某某人晚上不送飯的話，那個晚上大概就會被修理，通常是半夜一、二點的時候，被監禁

的人就會被抓出去打。所以一聽到某某人晚上不送飯，一直到那個人被抓出去修理的等待期間，會伴隨一種讓人窒悶的恐懼感。

被打的時候，那些人會講說你的身體很好啊！不特別好好修理不行。現在想到還是會害怕，但還沒怕到精神分裂的程度。我現在的情況是，坐下來講話還正常，一站起來就會覺得可怕，就快到精神分裂的程度，那時候的恐懼感還是揮之不去。那時候像我這樣被打、被修理的人，大概有一百來個，碉堡裡面大概關了三十幾個人。我常想我應該是臺灣被整得最厲害的其中之一，至少可以排到前一百個。逼供是會被逼到死掉的，我在雜誌上看過很多，日共也是這樣。日本雜誌裡面也說，不管再怎麼逼，死都不能承認，一承認就什麼都沒有了，死也沒有，生也沒有。

在綠島的時候，為了配合美國人來參觀，有舉辦過運動會，我那時候應該已經30歲了，所以並沒有參加，大部分都是年輕的小夥子參加。

關在綠島裡面的時候，我都沒有和家人連繫，怕給家人添麻煩。但後來知道家裡給特務揩掉不少錢。那時候只要有人被抓，就會有特務來跟家屬說要幫忙活動活動。我們家就賣了不少田，被揩油了不少錢。

在綠島待了三年多後，又被移送回到軍法處的監獄，就是在現在立法院旁邊的青島東路3號，二二八事件的時候，軍法處的廚房就在那個地方，現在應該都已經拆除了。我這一次被移送回來是有生命危險的，因為被用二條一項起訴大部分是唯一死刑。不過我還是一直沒有口供，假如我承認的話，其他開會的人大概通通都會有事，不過後來通通都放掉了，這應該是我救了他們。

用二條一項起訴我不成之後，回到軍法處監獄監房，獄方問我能做什麼工作，我腦筋還算動得快，就假裝自己會做木工，所以就被分派去做木工。後來遇到張瑛珏女士的父親張其德，他就成了我的師父，遇到不懂的、不會做的就去問他，他都會教我。

張瑛珏女士的父親和兩位哥哥都是白色恐怖受難者，她父親在獄中的時候，因為受傷要吃藥，需要有人照顧，那時候都是由我來協助。張女士的父親被關了12年，二哥也是關12年，大哥則被槍斃了。張女士的大哥和她一樣，腦筋非常聰明，他們本來是很幸福的小家庭，被關了十幾年後，財產也差不多花完了。張其德先生寫給家裡的信，差不多都是由我代筆，因為他不識字，所以要寫信的時候，就先講要寫的內容，我再幫他形諸文字。張瑛珏去看過他爸爸幾次，她跟我說，

我把他爸爸照顧得很好。

在軍法處做木工做了8年，直到1963年才出來。

## 出獄之後

從綠島出來之後，我先回苗栗家裡做茶的生意。那種感覺就像法國小說家雨果《悲慘世界》裡所描寫的情況，充滿悲慘與心酸。人生就是這麼一個悲慘世界，就是這樣可怕，所以我希望我的子孫不會再遇到同樣的事情。

（廖妻：我的名字是葉秀蘭，1945年出生。我們現在也是警察局的志工，也是慈濟委員，我現在快70歲了。）

我在工廠裡面做茶時，認識了我的太太葉秀蘭。我家的茶是自然生產的，沒有用化學肥料，沒有除草也沒有施肥，市面上很少有賣，完全是自然生長。後來還曾經獲得神農獎。一開始種茶，後來改做食品加工，做脫水食品，就是生力麵、維力麵、康寶濃湯裡面那種調味香料，蔥、洋菇片之類的脫水食品。

改做食品加工時，因為乾燥食品原料及家道中落等問題，所以才在1976年搬過來北斗。也因此我的四個孩子是在不同地方出生，大女兒在三灣出生；二女兒在太太娘家三義出生的；後來因家道中落，搬遷到彰化溪湖，三兒子就在那裡出生的；三兒子滿月後，屋漏偏逢連夜雨，又碰到上班的那間工廠關閉，只好帶著出生35天的兒子，到清水去一家日本友人介紹的冷凍食品廠上班，然後老么就在那邊出生。

我是冷凍食品的技術人員，在業界頗有盛名，冷凍食品業的廠長，幾乎都廖錦榮這個人。1976年，經人介紹到聯安食品廠，公司負責人是現任彰化縣長卓伯源的父親，我去那間公司當顧問，後來就在北斗定居下來，到目前為止，在這邊也住了三十幾年。剛來到這裡的時候，真的是一無所有。

一開始搬來北斗的時候，我們並不是住在這裡，而是在中正路那邊租房子，租了兩年才搬來這裡，那時候調查戶口的都會來問，某某人在嗎？要看身分證跟戶口名簿。剛出獄在苗栗家裡，這種情形司空見慣，沒想到搬來這裡還是這樣子，不知道經過幾年才沒有再調查，應該是解嚴以後就沒有再來。

二十幾年前，我和在清邁冷凍廠認識的朋友一起到泰國種橘子。那時候我們群人都懷抱著雄心壯志，思考著如何復興泰國的產業，我一個朋友種了450甲，

我則種了130甲。我把全部的家產都投注進去，剛開始大家都以為一定會賺錢，到了第三年，朋友種的橘子都死光了，只剩下我一個。

我對於橘子的生產過程和泰國的生產環境觀察得很仔細，泰國三分之二是平地，三分之一是丘陵地，氣候的特色是夏季雨特別多，冬季則是乾旱。去泰國投資前二、三年我就仔細做了研究，到泰國不管種鳳梨或橘子，水太多或水不夠作物都會死，所以我想如果先拿一點資金把貯水的設備弄好，應該可以賺錢。

另外還有一個從越南戰爭得來的啟發。越南的地質就是空氣不夠、水也不夠，所以那邊的防空洞到現在還不會垮下來。泰國的地質和越南接近，在那裡的土地上種橘子，土壤上方二、三十公分的養分被作物吸收完之後，作物就有可能因為沒有養分而枯死。於是在開始種橘子的時候，我連續三年把肥料灌到四十五公分至五十公分深的土壤裡。

但這件事說起來也怪，本來應該是會大賺錢，最後卻也吃了大虧。泰國過去都是從雲南運橘子過去賣，我在泰國克服了土壤裡的空氣和水的問題，種出來的橘子很甜，一公斤可以賣到四、五十塊，成本大概十三、四塊，利差頗大。所以單單前年一年，我在銀行的負債就減少二千多萬。

我有時候會想，賣鹽巴會生蟲大概就是這種情況吧！假如沒有賺錢運的話，還真一點辦法都沒。二十多年前，正等著大豐收的時節，突然來了一個從未見過的熱浪，溫度高到攝氏45至50度之間，熱浪像火燒山一樣，真是好慘喔！植物學上從來沒有過這種事例，居然會有這麼高溫的熱浪，臺東的焚風最多也不過38至40度。遍查泰國的氣象資料，也沒有過這種記錄，但就是讓我碰到了。那時候只能趕緊把受傷的枝幹鋸掉，任何樹都一樣，一傷了馬上就趕緊鋸掉，等待它重新發芽。同時把肥料再灌到地底下去。唉！當時真的好慘，本來以為一本萬利，所以都是找在臺灣有關係的人一起去種。

去年又來個熱浪，本來應該可以很賺錢的，最後又變得很辛苦。只是遇到了，又不能讓作物死光，只好鋸掉讓它重新發芽，這一鋸大概要等四年才能再長回來。不過這四年之間很難控制，要撐過去很辛苦，現在是我老婆的弟弟在那邊顧。一個熱浪不但讓一整年的辛苦沒有收入，還要投錢下去。所以說，人還是有一點命運，賣鹽巴的會生蟲，我真體會到了。

## 感想——賣鹽巴會生蟲

以前我不相信命運，但後來慢慢相信了。

我本來是不拜拜的人。21歲的時候去新竹城隍廟算過命，算命師講我是賣鹽巴還會生蟲的命運，他說我命帶天兵，非坐牢不可，如果沒坐牢的話，32歲就會死掉。年輕的時候根本沒把這些話當一回事，聽過就算了，但怎知道命運真的如此弄人。人倒楣起來就是這樣，我現在已經有點相信命運。

真的很奇妙，我26歲被抓，32歲在綠島時又莫名其妙被抓去關在碉堡5個月。到現在還是覺得不可思議，不坐牢就活不下去。而且我還是經歷兩次，別人一次都受不了，我還是兩次。倒楣運真是徹徹底底，有些事情真的是命運，這些在科學上是沒辦法解釋的。



圖1 廖錦榮家族照

說明：廖錦榮（前排左二），1999年在泰國的橘子園旁做了一個天池，以供作物灌溉之用，後排左三為其夫人葉秀蘭。